

1984

全国儿童短篇小说选



新 蕾 出 版 社

1984

全国儿童短篇小说选

新蕾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赵 强

1984全国儿童短篇小说选

*

新蕾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1 875 插页 2 字数250,000

1985年10月第1版

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8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321

定价：1.65元

目 录

明子和咪子.....	冰 心	(1)
我可不怕十三岁.....	刘心武	(6)
昙花、鹤和鬼火.....	汪曾祺	(27)
两枚倒盖错体邮票.....	张安民	(37)
第691种烟壳.....	方国荣	(58)
方方奶奶.....	叶君健	(72)
第十一根红布条.....	曹文轩	(79)
我和“司令” ——童年生活之一.....	竹 林	(89)
贝贝.....	袁 静	(107)
天边一片火烧云.....	浩 然	(125)
一根会说话的钓竿.....	谢 璞	(135)
在长长的跑道上.....	张之路	(148)
小竹郎.....	汤 雄	(161)
两个山妹仔.....	陈炎荣	(170)

孤独的时候·····	刘健屏 (179)
洁白的茉莉花·····	白 冰 (193)
不愿借光的小画家·····	龚泽华 (202)
中国孩子吕长江·····	李晓海 (213)
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·····	范锡林 (218)
湖畔静悄悄·····	董宏猷 (228)
请你永远忘记它·····	张 微 (238)
假如那次没搞错·····	张 彦 (250)
高楼上的孩子·····	母国政 (256)
我的老师·····	贺抒玉 (271)
徐三下老师·····	刘厚明 (285)
欢乐的松鼠岭·····	季浙生 (292)
杜鹃姐·····	楼飞甫 (304)
独船·····	常新港 (313)
太公巷人·····	王 琳 (325)
“汽水杯”足球大赛·····	刘 军 (340)
第一次出猎·····	李自由 (350)
今夜月儿明·····	丁阿虎 (361)

明子和咪子

冰 心

明子的真名不叫明子，他姓徐，叫徐明。咪子的真名也不叫咪子，它是一只猫，叫咪咪。明子和咪子是奶奶给他们的爱称。

咪子是明子给奶奶抱来的。奶奶退休后，闲多了，不但要明子和爸爸每天来吃晚饭——因明子的妈妈得到“交换学者”的奖学金，到加拿大进修一年——还要找些别的事做，象在阳台上种些花草什么的，因此明子就想劝奶奶养猫。

明子最爱猫了，但是妈妈不爱猫，说：猫不象狗，它到处爬，到处跳，一会儿上桌，一会儿上床，太脏了。无论明子怎样央告，妈妈总是不肯。如今妈妈出国了，楼上的陈伯伯——爸爸的同事——他家又有了三只小猫，长毛的，个个象毛茸茸的小花毛团似的，可爱极了。大家都说陈伯伯太爱猫了，送走一只猫，就象嫁出一个女儿似的，一定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家，他才肯给。明子想，说是我奶奶要，他不会不答应吧，我去试试看。

第二天一放学，明子就上楼对陈伯伯陪笑说：“我奶奶您认识吧？她最爱猫了，她退休了闲得慌，想要您一只小猫作

伴，行不行？”陈伯伯看着他笑说：“你奶奶要，可以抱一只去……”明子又陪笑说：“我把三只都抱去给奶奶看，立刻就送回来。”陈伯伯只好让他把三只小猫都放进书包里，他挎上书包，骑上车飞快地到了奶奶家。

奶奶家住得不远，骑车三分钟就到了，奶奶还给明子一把大门的钥匙，可以一直进去。明子兴冲冲地进去时，奶奶正在给妈妈写信呢。明子从书包里把小猫一只一只地放在书桌上，它们一边低头闻着，一边柔软轻巧地在笔筒、茶杯和台灯中间穿走。其中有一只是全白的，只有尾巴是黑的，背上还有一块小黑点。就是它最活泼了。一上来就爬到奶奶手边，伸出前爪去挠那只正在摆动着的笔。奶奶一面挥手说“去！去！”抬起头来一看，却笑了说：“这只猫有名堂。这黑尾巴是条鞭子，那一块黑点是个绣球。这叫‘鞭打绣球’……”明子高兴得拍手笑了说：“好，好，‘鞭打绣球’，就留下它吧。”奶奶笑着说：“要留下它，也得先送回去。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的地方。”

明子连忙又把小猫都送回给陈伯伯，说：“我奶奶谢谢您啦，她想要那只有黑尾巴的。”——他不敢把“鞭打绣球”这好听的名字说出来，怕陈伯伯不舍得——陈伯伯一边把小猫放回母猫筐里，一面说：“好吧。你一定也常去玩了？可你不能折磨它。”明子满脸是笑，说：“哪能呢！我们准备好就来抱。”一回头就跑。

明子帮着奶奶找出一只大的深沿的塑料盘子，铺上炉灰，给咪咪做厕所；两只红花的搪瓷碟子，大的做咪咪的饭碗，小的做咪咪的水杯；还有一只大竹篮子，铺上一层棉絮，做咪咪的卧床。奶奶说：“咪子可以睡在我的屋里，但是‘吃’和

‘拉’只能在厨房桌子底下，夏天还得放到凉台上去，不然，臊死了。”这一切，明子都欣然地同意了。

咪子抱来了，真是活跃得了不得！就象妈妈说的那样，整天到处跑，到处跳，一会儿上桌，一会儿上床，什么也要拨拨弄弄。于是奶奶就常给它洗澡，洗完了用大毛巾裹起来，还用吹风机把湿毛吹干了。早饭后在洗牛奶锅的时候，还用一勺稀粥先在锅里涮一遍，又把自己不吃的蛋黄，拌在牛奶粥里给咪子吃。奶奶把咪子调理得又“白”又“胖”，就象一大团白绒球似的！咪子平常很闹，挣扎着不让明子抱它，但是吃饱之后就又贪睡。奶奶常在晚饭前喂它，什么鱼头啦、鸡尖啦，剁碎了给它拌饭。咪子一直在旁边叫着，等奶奶一放下它的饭碗，它就翘着尾巴过去，吃完了，用前爪不住地“洗脸”，洗完脸又懒洋洋弓起身来，打着呵欠。这时明子就过去把它抱在怀里，咪子一动不动地闭上眼，蜷成一团。明子轻轻抚摸着它，它还会轻轻地打着“呼噜”。每天晚饭后，奶奶和爸爸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闲谈。明子只坐在一旁，静静地抱着睡着的咪子，轻轻地顺着它的雪白的长毛摸着，不时地低下头去用脸偎着它，电视屏幕上花花绿绿地人来人往，他一点也没看进去。等到“新闻联播”节目映完，爸爸就会站起来说：“徐明，咱们走吧，你的作业还没做完呢！和奶奶说再见。”这时明子只好把柔软温暖的咪子放在奶奶的膝上，恋恋不舍地走了。

这个星期天中午，奶奶答应明子的请求，让爸爸带陈伯伯来吃午饭，说是请他来看咪咪长得好不好，并谢谢他。陈伯伯来了，和奶奶寒暄几句，明子把咪子举到他面前，他也只看了一眼。他一边吃饭，一边和爸爸大讲起什么电子计算机，怎样用编成的语言，把资料储存进去啦，用的时候一按那键子，那

资料就出来了什么的。明子悄悄地问奶奶：“电子计算机是什么样子？对养猫有没有用处？”奶奶笑着说：“我也说不清。我想要把咪子的资料装进去，要用的时候，一按键子也会出来吧。”吃过饭，陈伯伯谢过奶奶，说：“下午还要去摆弄计算机，先走了。”爸爸也说“徐明还是跟我回去午睡吧，起来还要给妈妈写信呢。”明子只好把咪子抱起，在脸上偎了一下，跟着他们走了。

明子回到家一上床就睡着了。他忽然做了个梦，梦里听见咪子一声一声叫得很急，仿佛有人在折磨它。四围一看，只见眼前放着一个大黑箱子，似乎就是那个电子计算机了，咪子在里面关着呢。它睁着两只大圆眼，从箱子缝里望着明子不住地叫。明子急得嗒嗒地拍着那大黑箱子，要找那键子，就是找不着！

他急得满头大汗，耳边还听见嗒嗒的声音，睁眼看时，原来还睡在床上，爸爸正用打字机打着给妈妈的信封呢。明子翻身下床，摘下挂在墙上的奶奶家大门的钥匙就走，爸爸在后面叫他“别去吵奶奶了……”他也顾不上答应。

奶奶家的大门轻轻地开了，奶奶的房间也让他推开一条缝。奶奶脸向里睡着呢，咪子趴在奶奶的枕头边，听见推门的声音，立刻警觉地睁着大眼，一看见是明子来了，它又趴了下去，头伏在前爪上，后腿蜷了起来，这是它兴奋前扑的预备姿势！

明子侧身挤进门来，只一伸手，这一团毛茸茸的大白绒球，就软软地扑到他的胸前。明子紧紧地抱住它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双眼忽然模糊了起来……

1984年5月18日晨

（选自《人民日报》1984年5月30日）

作者简介 冰心，女，现代著名作家。原名谢婉莹，祖籍福建长乐县。1900年生于福州隆普营。1919年8月开始发表作品。主要作品有：小说集《超人》、《往事》、《去国》、《冬儿姑娘》、《姑姑》；诗集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；散文集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南归》、《冰心游记》、《归来川后》、《还乡杂记》、《樱花赞》、《我们把春天吵醒了》、《拾穗小札》、《晚晴集》等。现在仍继续创作新篇。



我可不怕十三岁

刘心武

吃晚饭的时候，我问爸爸：“外国人为什么害怕十三这个数？”

爸爸解释说：“西欧、北美，也许还包括澳大利亚一类地方，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较多的地方，是有那么一种风俗，忌讳十三，甚至害怕十三，剧院里不设第十三排，没有第十三号，旅馆房间十二号过去就是十四号…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心理，以为十三这个数不吉利，其实没有什么道理。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个心理，有好多种解释……”

我正听得起劲，妈妈用筷子敲着碗边说：“行啦行啦，吃饭的时候还说那么多的话！”

爸爸就不再说啦。

我可不甘心。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，宣布说：“我先不吃了。爸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外国人究竟为什么害怕十三？”

妈妈生气了，她先冲着我说：“你一个小孩子，琢磨这些事干什么？”又冲着爸爸唠叨起来：“你也是，他才多大，你就跟他胡扯这些个没用的题目……”

到晚上看电视的时候，我又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了：“爸，你

倒是告诉我呀——外国人为什么害怕十三这个数？”

妈妈一听，瞪了我一眼，随后便瞪着爸爸。

爸爸心不在焉地说：“其实他们也没有统一的解释。反正就是那么一种迷信心理。”

我心里结了个疙瘩。

自从我上了初一以后，心里头结了无数个疙瘩。我提出的问题，老师、家长以及我所碰上的大人，不是不给我正面回答，就是说他们也弄不清，这倒还罢了，他们竟常常责怪我不该提出那样的问题来，这就在我心里结上了一个又一个的疙瘩。

哼，他们不回答我，我自己来解答！我要靠自己的力量，把一个又一个的疙瘩全解开！

电视上正播出一部电视剧，嘿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别提多假了——那个女英雄身中数弹，可偏不死，她抿着个嘴、瞪着双眼，扔出一个手榴弹去，“轰”的一声，不消说，五、六个坏蛋反倒一下子全报销了！他们骗谁呢？那些个什么编剧呀，导演呀——骗小学生还差不多，我可是上了初一的中学生了，谁还信他们那一套！我立刻指着荧光屏说：“那几个坏蛋真是傻帽儿！就算开头没把那女的打死，见着她举起手榴弹了，也得赶紧补几枪呀，怎么能挤成一团干等着挨炸呢？”

妈妈一听就烦了，她谴责我说：“你怎么能向着坏蛋呢？你这样下去还得了吗？是非不分，爱憎不明……”

可是电视剧底下的场面更滑稽：另一个女英雄，搞地下工作的，打扮得妖里妖气；坏人发现她了，来逮她，人家把手枪举起来了，她呢，把手里的扇子甩过去——那扇子上原来装着尖刀，刀尖一下子扎进了坏蛋的手背，坏蛋手里的枪掉在了地下……

甬等我发话，爸爸先忍不住哈哈地笑出声来，他连连摇头说：“瞎编！唉，瞎编……”

我立刻跟上去说：“什么破节目呀，给他们一个‘大哄子’！”

妈妈这回冲着爸爸去了：“你瞧你给孩子都是些什么影响？跟你实说吧，小凯身上最近出现的毛病，十有八九都跟你这种影响有关！”

爸爸望着我说：“小凯呀，你对大人的议论不要照搬照套……比如这个电视剧吧，毛病确实很多，可他们的立意还是好的；再说，搞一部电视剧也很不容易……”

我可不服。许他说人家“瞎编”，就不许我给人家一个“太哄”吗？

我觉得大人们——从老师到家长，从邻居到偶然遇上的人——对我们实在是太不平等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最近我心里头总有那么一种反叛的情绪，大人不许我问的问题，我偏要问；大人不让我知道的事，我偏要知道；大人不准我干的事，我偏要干。

有一天我问妈妈：“妈，你究竟是打哪儿把我生出来的？是真的打肚脐眼里生出来的吗？”

妈妈吓得差点把手里的盘子掉到地上，她一张脸变得煞白，嘴唇哆嗦着。我仅仅是因为可怜她，才放弃了继续追问。

事后，妈妈严肃地教训我说：“小凯，你可不许胡思乱想！你可不能学坏啊！”说着，她双眼竟涌出了泪水。

我莫名其妙。我怎么可能学坏呢？我可不是不知好歹。我只不过是好奇罢了。不过，我毕竟不愿意让妈妈伤心。我心里头其实很爱她，尽管她总叨唠我，把我当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

学生看待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再没问过那个问题。我任心头结着那么个疙瘩。那并不是个了不起的疙瘩。在我急着想解开的疙瘩里，还数不上它。

还有一天，我家来了客人——爸爸上中学时候的老同学，我得叫他马叔叔。马叔叔刚从法国回来，他好象是去法国参加了一个什么国际性的学术会议。爸爸和马叔叔聊得很欢，我坐在一边听得也很带劲——尽管他们有的话我听不大懂。谁知当我正听得出神时，妈妈忽然严厉地把我叫到隔壁屋去，我老大大不高兴地问妈妈：“叫我干嘛呀？”

妈妈说：“做功课！”

我宣布说：“我功课早就做完啦！”

妈妈说：“你上小学时候，做功课多细心呀！就说作文吧，每个字都工工整整，摆在格子当中；现在呢，可好，那一行行的字真叫‘龙飞凤舞’！我刚查了你的作文，内容嘛，还可以，可字迹潦草得不行，你重抄一遍！”

我可不是上小学时候的我了，我皱皱鼻子说：“您甭跟我使计——我知道您干嘛把我叫过来，才不是为作文的事呢，您是不愿意我坐那儿听爸爸和马叔叔聊天！”

妈妈承认这一点：“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。他们俩越聊越随便，你听了理解不了，没好处！”

怎么没好处？起码我知道了好些原来不知道的事。再说，我怎么就一定理解不了呢？为了证明这一点，我得意洋洋地对妈妈说：“法国以前有个戴高乐将军，对吧？毛主席都说他了不起，对吧？毛主席还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呢，他也可愿意来啦，可是真叫遗憾——他没来成，就逝世了……他个头特别特别高，咱们国宾馆里，所有的床他都睡不下，他要来呀，得给他特制

一张大床，您听说过吗？那得是一张特别特别长的床，床单、被子也得单给他做……不过，妈妈，戴高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得算好人吧？可马叔叔干嘛又说他是‘右翼’呢？”

“你瞧，”妈妈烦恼地摇着头说：“你灌进一耳朵这些玩意儿有什么好处？把你的思想全搞乱了！这些问题，只有到你大了以后，才能够弄清楚！以后再有马叔叔这样的客人来，大人说大人话的时候，你就别往里掺和了，你要自觉地到这间屋来，功课做完了，你看看课外书也好嘛！”

我觉得很委屈：“干嘛呀？以前你们倒不轰我，现在我长大了，反倒受限制，我不干！”

妈妈只是焦虑地望着我。妈妈不叨唠的时候比叨唠的时候更具有说服力。我从她的眼光里看出来，她实实在在是为了我好。倒也是——我上小学那阵，当爸爸跟客人高谈阔论的时候，我就是在他们腿跟前摆弄玩具，耳朵里也留不住他们一句话，可如今就算我呆在了这边屋里，他们那边偶尔飘过来的一句话，也总引得我心痒难熬……

还有一天，一个什么单位给爸爸寄来了两张戏票，爸爸、妈妈开头挺高兴，可一看日期，就傻眼了——那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大姨，是早就定好的，因为那天是大姨和大姨父的“银婚纪念日”，就是说，他们结婚整三十年，所以要隆重地纪念一下，我们全家都要去大姨那里吃晚饭，不用说，一定会有好多好吃的菜，最后一定还有一只大蛋糕，说不定还是在有名的春明食品店专门定做的——倘若爸爸、妈妈那晚上不去大姨家而去看戏，大姨非气疯了不行。

当妈妈把那装有戏票的信封往我家墙上的蜡染布信袋里一插时，我问：“什么戏呀？”

妈妈随口应答道：“不适合你们小孩子看的戏。对你来说，倒没什么遗憾的。”

哼，我都上中学了，她还总是左一声“小孩子”，右一声“小孩子”，谁说我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？谁说我不分清是非？谁说我不想学好净想学坏？

我暂时没吱声。可临到该去大姨家的那个晚上，爸爸、妈妈正穿衣服准备动身，并且妈妈还扬着嗓子喊我也快穿衣服的时候，我忽然皱着眉头，揉着肚子，哼哼唧唧地向他们宣布：

“哎呀，我肚子有点疼，我不想去……你们去吧，反正我是个小孩子，去不去大姨家也无所谓……”

妈妈大惊小怪地赶紧用手掌来捂我的脑门，还一叠声地问我：“究竟哪儿疼？是胃，还是肠子？左边，还是右边？……”

爸爸扬起一只眉毛，怀疑地望着我。

我装得恰到好处，而且理由也越来越堂皇正大：“没什么，不要紧……可能是中午吃炸带鱼吃多了……不要紧的，你们放心去吧……再说，我还有三道代数题没做出来呢……你们回来给我带块蛋糕就成……我还想把英文复习一下，明天有测验……”

妈妈逼我吞了两片什么药，又埋怨了一顿爸爸不会买东西——“那种炸带鱼多半都不新鲜，以后别再买了！你呀，要么从来不给家里买东西，要么一买就瞎买……”——这才跟爸爸走了。

爸爸临出门对我眯了眯眼说：“小凯，你可得让我们放心啊！”

其实我有什么让他们不放心的地方！

我才不会胡来呢！我最瞧不起那些流氓小偷和不好好学功课的坏学生了，大人恐怕我跟他们学坏，他们就是弄不明白，象我这样的瞧着“格涩”的初中一年级学生，其实跟那号家伙完完全全是两码事儿！

等爸爸妈妈走了一刻来钟，估计他们已经乘上公共汽车了，我这才行动起来——换下拖鞋，穿上外套，出得屋去，锁上屋门，然后溜烟地跑下楼梯……

我兜里揣着那两张戏票。我不过是要去看那出所谓不适合我看的戏而已。

我就不信我看不懂那出戏。大不了是出外国戏。要么就是出古装戏。什么了不起的！我可知道英国好几百年前就有个大戏剧家叫莎士比亚，我也知道“卧薪尝胆”是怎么回事儿……再说我兜里有好几毛零钱，除了坐车、吃糖葫芦，足够买上一份说明书，那种只能让大人牵着手进剧场、不懂说明书有什么用处的时代，对我来说算是彻底结束了。

我来到了剧场门口。门口贴着大广告。一看广告我却“二乎”了。

原来当晚上演的是无场次话剧《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》！

最后我当然没看。不是我不适合看那出戏。是那出戏不合我的口味。你当我还是小孩子，凡戏都能耐着性子看么？我得挑那我乐意看的看。

我长大了。我觉得周围的一切不再那么神圣。同时又觉得周围的一切格外神秘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对老师——不管是哪一位老师——全都有一种畏惧感。